

敗類

奧萊爾·巴琅格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敗類

羅馬尼亞 巴琅格著

勞 榮 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二年·北京

總 21 單 62 32 開 174 定價頁

敗 類

羅馬尼亞 巴琅格著
勞 榮 譯

* 版權所有 *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北京初版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發聯合總經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京 1-10000

定價 4,800 元

A. Baranga
The Ill Weed

據 Rumanian Review No. 6, 1950 所載英譯文轉譯

登場人物 (以出場先後爲序)

安尼塔·柴哈萊斯庫 (安) —— 五十多點兒，這是她自己說的。

柏凡爾·柴哈萊斯庫 (柏) —— 化學工程師，安尼塔底丈夫，和安尼塔的年歲差不多。

維克多·吐米特雷斯庫 (維) —— 自封的詩人，自命爲記者和劇作家。他已四十歲，但看相要

年輕些。

昂德烈·巴爾雷阿 (昂) —— 四十八歲，大學教授，著名的化學家。

約娜·巴烈阿奴·馬林 (約) —— 二十六歲，化學技師。

馬林·馬林 (馬) —— 和約娜同歲，或者比她大兩三歲。約娜底丈夫。也是一個化學家。

拉圖庫 (拉) —— 廣播公司技師。

助手 (助) —— 廣播公司技師，名龍庫。

伊林娜·巴爾雷阿 (伊) —— 四十四歲，大學教授，化學家，巴爾雷阿教授底妻子。

米海爾·沙弗隆尼 (沙) —— 四十八歲。

第一幕

昂德烈和伊林娜·巴爾雷阿住宅內的一間客廳。這是一所寬敞的樓房，現在由兩家分住著：化學工程師昂德烈·巴爾雷阿和他妻子（也是一個化學家）住在樓下；他們年青的助手約翰娜和馬林·馬林夫婦領住在樓上。全劇演出是在客廳兼書房的一個屋子裏。佈置得精緻整潔，但一點也沒有資產階級家庭奢華鋪張的氣味。舞台背面可以看見兩隻擺滿工程技術書籍的寬大書櫥。牆壁上除了兩三張家庭風味的照片，還掛着幾幅描寫工人生活的照片和圖畫。

寫字桌上堆着文件夾、書籍和紙張，它的雜亂說明了在這間屋子裏經常做着些緊張的工作。一座櫥木樓梯連接着他們兩家。書房正面後方是一扇大窗。幾把椅子、圈手椅、一隻高柱檯燈和一隻安放電話機的小桌子，四散在室內。

台左，有一門通臥室。台右，另一門通走到大門去的過道。

黃昏時分。

安尼塔·柴哈萊斯庫直挺挺地坐在圈手椅裏，她丈夫柏凡爾坐在睡椅上。

安：（怒沖沖地）你老是冒冒失失。咱們爲什麼要待在這兒乾等他？

柏：咳，你以爲他會猜到我們要來，就放下他底工作專誠恭候我們嗎？

安：自然不是，可是咱們也不必作弄自己，到這兒乾等。花都寫啦！……

柏：噲，找個花瓶插上它們吧。

安：那末正好讓他以爲是別人送來的了，哪兒的話……（惱怒地）你就把花丟在這兒拉

倒吧！（她把花東平放在她身邊）其實……你應該先給他打個電話……（暴躁地）可是，

當然囉，你從來不會想到這些的，對不對？想主意可不是你底能耐。

柏：事實上，我給他打過一個電話……

安：可是？

柏：沒有人接。

安：（悲觀地）多好玩！比我所想的還要糟！（下斷語地）他們也許在別處慶祝啦。

柏：什麼地方？

安：在什麼宴會上唄。

柏：胡說！還不到時候哩。除了吃，你不想別的！

安：你瞧着，他會得到獎章的。

柏：十分可能。既然報紙發表了他底發明……那可不是一樁小事情。

安：那末，爲什麼不會有人請請他們客呢？

柏：（撫慰地）好啦，親愛的，如果你要請他們客，那末我們就請。得啦，我們走吧。

安：那末，咱們爲什麼來的？

柏：爲什麼？……爲什麼？噯，因爲今天報上的那篇通訊表揚了他們底成績唄。

安：別提啦！我在報紙上所看到的那些事情全都是烟消火滅，沒有下文的！

柏：那是在你那個舊時代。

安：啊！我現在是個老太婆啦，是不是？好像我底時代就不是你底？說正格的，這兒

只有咱們倆，沒有別人偷聽，我可以坦白承認：舊時代的報紙可有意思啊。在

『首都新聞』欄裏，這兒是一樁意外災禍，那兒是一件犯罪案子，一個人自殺了，

一隻打氣爐爆炸了——有聲有色。現在爲什麼沒有這一欄了？

柏：因爲它不使任何人發生興趣啦。

安：啊！可是使我發生興趣呢，柏凡爾。瞧，就說今天咱們到這兒來吧。要是咱們沒

有走雪爾凡斯特羅街，我們就永遠不會曉得發生了什麼事情。

柏：「嗯，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啦？」

安：「我不清楚，可是你不見圍着一大堆人嗎？」（若有所思地）像『德蓋特盜黨』那種事情多麼引人啊……瑪格拉維牧師的事情也登了出來……

柏：「可不是，所以現在就不登那些玩藝兒了，免得叫人們爲了那一切胡謔去費腦筋。」

現在我在報上看到化學家昂德烈·巴爾這河有所發明，我知道那是真的，決不是胡謔，而我作爲一個朋友，覺得應該來給他道喜。

安：「可是他，這樣一個有教養的人，沒在家……」（電話鈴響了。安尼塔動了一下，想拿電話筒，但又住了手。柏凡爾遲疑不決地做出同樣的姿勢。這期間，電話鈴繼續響着，然後停住了。）

安：（指著電話機）「又是來道喜的，我看是。」

柏：（心不在焉）「很可能。」

安：（辛辣地）「你瞧着吧，會有多少人給他道喜啊……」（沉思一陣後）柏凡爾，親愛的，我要把我們的電話機拆掉了。」

●這裏所提的這兩件事情，大概是羅馬尼亞解放前的「社會新聞」——譯者註。

柏：怎麼的啦？

安：白花電話費有什麼用？有誰曾經給你道過喜？

柏：母親給我道過喜的，在聖彼得和聖保羅底節日。

安：是的，她是唯一給你道喜的人啦。另外再也沒有人有任何理由給你道喜了。

柏：嗯，你不能說我平生一事無成啊。

安：出色的成就！……包裝通心粉的新方法……

柏：（強自忍耐着）各人有各人底行業。

安：想想吧，打算作一個化學家，後來却去幹食品化學——做廚房工作！到底誰驅使

你幹這種事情的？

柏：你驅使的呀。爲了急於掙錢，我不得不努力找職業，因此我進了赫旦工廠。昂德烈成功了，因爲他堅持下來了。一個科學研究者首先必須是一個有耐心的堅定不移的人。

安：還要是一個有腦子的人……

柏：當然囉。昂德烈把生活安排得很得當。到巴黎去求學……和伊林娜那樣的女子結

了婚……

安：又是老一套！……如果你要娶一個女學者，誰攔你啦？現在還來得及！（搔首弄姿地擦起粉來。）

柏：（感到要吵架了）我可沒有抱怨，親愛的。什麼樣的人配什麼樣的老婆。

安：讓我告訴你一件事情吧：她比你所想像的卑下得多哩。

柏：這可錯啦。伊林娜是個不尋常的女人。

安：啊，得啦，你就說她長得漂亮也可以呀，我還有什麼好說的。

柏：我向來沒有說過她漂亮。可是伊林娜是個第一等的化學家，而且很勤奮。

安：我看得見嘛……到處堆了厚厚的灰塵。其實是你自己總是想過一種舒服的生活：刻板的辦公，黑布罩袖。你是想到了。現在你要操心的只是一筆養老金和一條屁股上雙層的褲子了……

● 這種褲子是專坐冷板凳辦公的人用的。意思是諷刺她丈夫沒有多大出息。因找不到適當的俗語，只好直譯了。——譯者註。

柏：（觸到瘡疤）安尼塔！

安：你可知道是什麼樣的前途，什麼樣的地位，什麼樣的名譽在等待着他們嗎？（妬嫉地）

地）你瞧着吧，他們還會有一輛汽車。

柏：不，不會的。

安：爲什麼不會？

柏：因爲他們已經有一輛啦。

安：（觸到痛處）你從來沒跟我說過！他們有汽車多久啦？

柏：一個來月。

安：你瞧！想不到的好處可多着咧……獎章啦……開大會啦……國外旅行啦……他也

許還會當上部長咧，我相信。

柏：但是，他是應該的……

安：應該的……應該的！你自己剛纔說的呀，一切是他老婆底功勞啊。

柏：我沒有說過這種話。我說他們是在一塊兒工作。

安：哦！讓我告訴你我底想法吧。我不相信那是他們哪一個發明的。

柏：那末，是誰發明的？

安：馬林。（大門鈴響，柏凡爾與安尼塔有所期望地彼此看着。）

安：他們回來啦！（她拾起花束來，門鈴又響了。）

柏：女傭人哪兒去了？她好像不忙着去開門。

安：她上哪兒去了？她開門讓我們進來的時候，不是告訴你她要去參加一個工會會議嗎？（安尼塔站起來，去開大門。下面的對話是從外面傳來的。）

聲音：昂德烈·巴爾耑阿同志住在這兒嗎？

安：是的。

聲音：我是從大學合作社送東西來的。

安：好，你可以把東西留下。（安尼塔回到屋子裏。）

安：這兒沒有一個管事的人，要不是我去開門，他可能走掉了……

柏：他們一定馬上就會回來的。

安：一個家如果沒有一個能幹的主婦，實在算不了一個家……而那個年青女人……

柏：哪一個年青女人？

安：約娜，馬林底老婆啊。你說她是什麼樣的女人？

柏：她是很能幹的……對他們有很大幫助……

安：幫助人的方法可多着啊……

柏：安尼塔！請你說話要有分寸。

安：天啊！難道只有咱倆的時候我想說的話還不能說嗎？告訴你，我是有些眼力的。

柏：你的確是有眼力的，我不否認，可是這次你是大錯而特錯。

安：她好修飾，好時髦，好打扮。照我看，她做化學工作並不太好，柏凡爾……也許做物理的工作更好些。否則教授不會把他們收容到自己家裏來的……

柏：你簡直是瞎說！根本不是他把他們收容來的。他們兩家被分配了合住這一所房子。

安：（意味深長地）那末，他們被安置在一所房子裏完全是偶然的了！……

柏：他們不是在一起工作嗎？

安：（下斷語）我正是說嘛！（門鈴又響，安尼塔去開門，一面跟維克多進屋，一面叨嘮）瞧，你說這行不行？我可成了他們看門的啦！

維：勞你的駕了，希望你原諒！

安：沒關係。總得有人去開門呀……何況女傭人好像不管……

柏：安尼塔！

維：（過分有禮貌）要是我知道這位太太不得不……

安：別介意；這是現在的風氣。

維：傭人現在還是一個問題呀。

安：你說對啦！在從前，如果你不喜歡你底女傭人，你可以馬上叫她捲鋪蓋……現在呢，你一定要先給她通知。

維：真是……一點不錯。

安：而且他們接着就是到工會去告你的狀。

柏：安尼塔！

安：（發現自己失言了，望着她底花束，藉以變換話題）你瞧瞧！你要對人表示好意，你要巴結人

家，可是你忽然發現你自己却下不了台。人家所需要的不過是一點兒面子罷了。

（把花束遞給柏凡爾）拿去，最好你去送給他們吧。

維：（一時看看花，一時望望安尼塔，欣然若有所得）原來你們也知道啦？

安：今天早晨六點三刻就知道了。

柏：誰告訴你的？

維：報上看到的。我把所有的報紙都買來啦——讓昂德烈好好蒐藏起來。我想他會高興的。

安：（對柏凡爾）他自然高興！……你想不到這樣的事情吧，是嗎？

維：啊，天啊，我高興死了！

安：我們也只有高興！

維：我一向是十二分關心他們的！

安：我們也一樣！

維：他們將有多麼光彩的事業，多麼遠大的前途啊！

安：你以爲他們這個發明是非常重大的發明嗎？

維：你懷疑嗎？那是非常重大的……可是我真喜歡。他們是應該得到這個成功的。你們認識他們很久啦？

柏：我們是在一個學校的。同級，同座。在名冊上，他是第一名：巴爾雷利·昂德烈；我是末一名：柴哈萊斯庫·柏凡爾。

安：（抱怨地，彷彿在自言自語）同樣是人生一世。

維：他和我也是同學——可以算是同學……不過那是大家在巴黎上大學……。他在工藝學校剛要畢業的時候，我纔開始學哲學……可是我們兩人在一個飯店裏吃飯的。

柏：哦，那麼說來……半斤碰到八兩，我們也算同學哩。

維：（站起，自我介紹）我叫維克多·杜米特雷斯庫。

安：跟杜米特雷斯庫是一家人……

維：不，夫人。一點關係也沒有。我是那個王朝的開山祖……昂德烈底一個好朋友。

安：正像柏凡爾。昂德烈跟他正是一對難兄難弟。

維：（對柏凡爾）你也是一個化學家嗎？

柏：一個食品化學家。

維：真有趣，我對那一行感到興趣可真有年頭啦。我甚至想寫一本有關貴業的劇本哩。

安：奇怪！那也適合作劇本的題材嗎？通心粉發明家！掛麵工程師！多麼可憐的行